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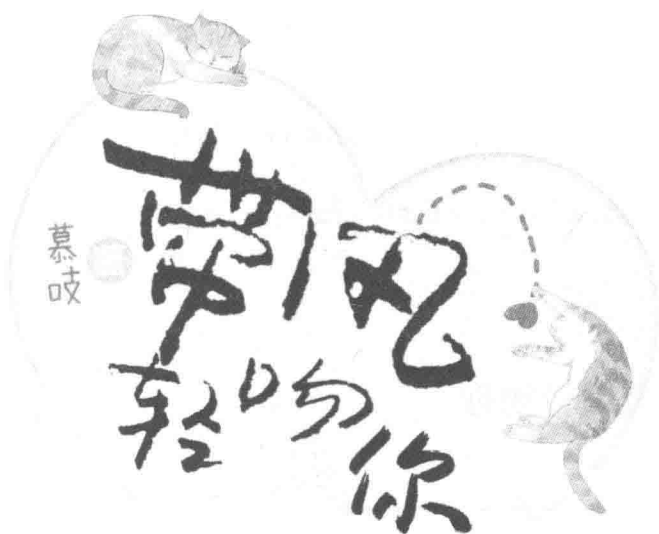
DAI FENG QING WEN NI

情
好

带风
轻吻你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带风轻吻你 / 慕岐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

版社, 2019.10

ISBN 978-7-5594-2721-2

I. ①带… II. ①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58391 号

带风轻吻你

慕岐 著

出 版 人 张在健

责任编辑 张 倩 王 青

特约编辑 石 颖 李璐君

装帧设计 蘑 菇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 : 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10

字 数 237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,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94-2721-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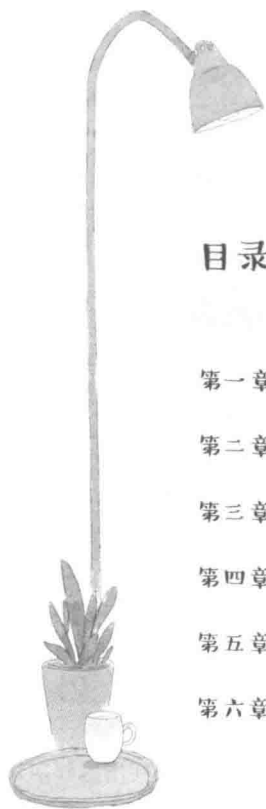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38.00 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慕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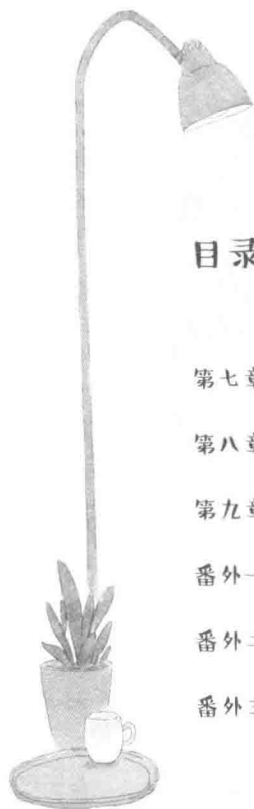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爱如捕风 | / 001 |
| 第二章 | 我也曾为你动了情 | / 022 |
| 第三章 | 情话十二分 | / 037 |
| 第四章 | 我只有你了 | / 067 |
| 第五章 | 黄粱一梦 | / 097 |
| 第六章 | 我喜欢你 | / 159 |

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七章 | 你不走，我还在 | / 190 |
| 第八章 | 除了你，不会有别人 | / 277 |
| 第九章 | 欢迎回家，我的爱人 | / 284 |
| 番外一 | 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 | / 296 |
| 番外二 | 手心的玫瑰 | / 305 |
| 番外三 | 春风十里不如你 | / 311 |



第一章 爱如捕风

暮秋清晨，窗外传来咿咿呀呀的开嗓声，和着悠扬绵延的丝竹管弦乐声，打碎地平线上的日光。

流光倾泻照人间。苏花朝翻了个身，扯过胸前的蚕丝被蒙住耳朵。

窗外的声音仍在继续。男女老少的开嗓声，混杂着丝竹管弦的器乐声。被白色蚕丝被包裹的身形姣好纤细，被子下的人翻了个身。

雕花木窗并未合拢，室外的寒气侵袭进来。唱曲儿人的唱词顺着清晨的冷风飘入房间，传进苏花朝的耳朵里。

她努力睁开眼，双眼放空。耳边的声音逐渐清晰，却又加入了一些其他的声音，稀稀疏疏的，感觉混乱却又有序。

昨儿半夜她开车回到苏园，一路上畅通无阻，马路两旁的路灯亮着暖色的灯光，倾泻一地，那是最有序的南城；而白天，车鸣声嘶吼，交警的口哨声此起彼伏，驾驶位上不断传来谩骂声与指责声，那是最混乱的南城。

这样的一座城市，在太阳从地平线升起的那刻开始，便陷入了嘈杂，一旦黑夜降临，就又恢复宁静。苏园与南城一般无二。

苏花朝掀开被子，起身下床，进洗手间洗漱。她刚走出来，便听到桌子上的手机嗡嗡作响，接起后却并未先开口。

电话那端，霍绥的声音裹挟着风声传入她耳里：“起了？”

苏花朝开了免提，将手机放在桌上：“起了。”她拿起桌子上的瓶罐，往脸上涂抹水乳，又问，“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在你床上。”

“说什么浑话，你睡醒了吗？”她转头往身后的床看了一眼，嫌弃地说出这句话后，突然反应过来，“你跑到我房间去了？”

霍绥起身，赤着脚站在窗台前：“嗯。”

苏花朝：“你没事跑到我房里干什么？”

“最近睡得不太好。”

“这不是理由。”

“我以为这样会好一些，结果失眠了。”这一晚，他就没合过眼。苏花朝语气淡淡地道：“是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你还睡吗？”

霍绥语气肯定：“睡啊。”他顿了顿，说出后半句话，声音里带着清晨的凉意，低沉的嗓音里传来些许笑意，“你今天不是回来了吗？”

苏花朝先是滞了一秒，随即才反应过来他话里的意味，敢情不是睡床！

她翻了个白眼：“你脑子里就不能不总是想这些有的没的吗？”

“现在大概不行。”他转身面对房间。目光所及之处，是白色与粉色的混搭装饰，里面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。

难以言说那是什么具体的味道，只不过霍绥用嗅觉清晰地感知到那是苏花朝身上的味道。

从她二十岁那晚开始，往后的岁月里，那味道在他跟前便从未消散。窗户敞开，冷瑟的秋风卷席了这房间不知几遍，也只是令他

鼻间的气味减淡了一点。只是一点而已，剩下的无数气息依旧包裹着他。霍绥在躺下的第一秒便明白他无法安然入睡。

苏花朝翻了个白眼：“你大早上给我打电话，就为了说这些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霍绥问她，“晚上回来吗？”

“嗯，五点下班，到时候你来接我？”

霍绥：“嗯。”

苏花朝想了想，叮嘱道：“车别停在公司楼下。”那边没回，她解释，“你那车太显眼，我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”

“嗯。”他语气淡淡的，听不出什么情绪。

苏花朝的语气也淡极了：“我们公司的地下停车场，我有个车位，你停那里去。”

霍绥没说好，也没说不好，直接把电话挂了。苏花朝看了眼显示通话结束的手机，无所谓地耸了耸肩，起身往门外走。

大概五十平方米左右的庭院里，最中央摆了个水缸，除此之外，空空荡荡。七八个人穿着练功服立在庭院里的各个角落，练习着基本功。

苏花朝坐在门槛上，双手撑着下巴，仔细听着他们唱。

苏花朝其实不太爱听这些，但她的生母陈清月是一位越剧艺术家，从小在母亲的熏陶下，她自然而然对此多了一分喜欢。

一分喜欢，便是闲来无事，可当欣赏。

她眯着眼，听着歌声，又昏昏欲睡之时，突然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。

苏花朝：“哎。”

“陈老师说，你要是醒了，就去餐厅吃饭。”

“好。”她向传话的人道谢后，起身回房收拾东西。

苏花朝每年只在苏园住一周，除此之外的所有时间都住在霍宅。她与生母的关系并不算融洽，年幼时便分开了，等陈清月接她回南城的时候，她便被告知陈清月与苏启正已经离婚，而她的抚养权给

了陈清月。

苏花朝那时年幼懵懂，以为父母离异之后，自己便是跟着母亲一起生活。却没想到一个月之后，陈清月嫁给了霍孟勉。

那年，十岁的苏花朝遇到了十三岁的霍绥。后来陈清月与霍孟勉离婚，再一次改嫁，可苏花朝却在霍宅，一待便是十五年。

她放在苏园的东西并不多，一个行李箱便装下了所有。收拾好了之后，她起身往餐厅走去。

吃早餐的时候，陈清月突然问她：“这周末有时间吗？”

苏花朝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傅叔叔那儿有几个学生，我瞅着还不错，想让你去看看。”

“我没学过看面相。”她伸手把面前的盘子一推，陶瓷盘与大理石桌面摩擦，发出沉闷的声响，她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，平静地看着陈清月。

陈清月与她对视：“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花朝。”

“所以呢？”

“所以谈个恋爱是很正常的事啊。”

听到这句话，苏花朝笑了一下，她眼神落在陈清月的后方，突然开口说道：“您是给我介绍朋友呢，还是相亲？”

“唔，都有吧。”陈清月见这事有戏，忙说，“也不一定说真的要谈恋爱，但可以交个朋友啊，我看你身边也没几个男性朋友。”

苏花朝却突然叫了一声：“霍绥。”

陈清月噤声，顺着苏花朝的视线往后看去。那人站在大门处，逆着光看不清神情，但他西装革履，身姿挺拔，朝这边缓缓走来。陈清月眯眼，那不正是霍绥吗！

她连忙同他打招呼：“这么早就来接花朝啊。”

霍绥说：“是啊，怕她忘了今天回去，所以早点来接。”

苏花朝白了他一眼，起身往洗手间走去。听到身后陈清月和霍绥说：“我知道她不听我的话，你们俩关系那么好，霍绥，你帮我

劝劝她，她这个年纪也不小了，该谈个朋友了。”

苏花朝竖着耳朵，想听霍绥的回答。

她打开洗手间的门走进去，合上门之前看了他一眼，只见霍绥的嘴唇一张一合的，不知道在说什么，苏花朝没听清。

她打开水龙头低头洗手，洗得差不多了，准备关上水龙头的时候，突然从右边伸过来一只手，动作利索地把水龙头关上了，紧接着是清脆的关门声。

她知道来人是谁，于是慢条斯理地扯了张纸巾擦手，一边擦手，一边抬头看他。

洗手间的镜子里倒映出两张面孔，男的眉眼俊逸，轮廓分明；女的眉目如画，一双桃花眼弯着的时候，妩媚迷人。

她转身，腰抵在洗手台上，有点不太高兴地望着他：“你和我妈说了什么？”

霍绥的双手放在她的身侧，他倾身上前，带来一股无形的压力：“你希望我和她说什么？”

苏花朝说：“我希望你说什么，你就会说什么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那不就好了。”

霍绥闻言，笑了一下，伸手抬起她的下颌：“苏花朝。”见苏花朝笑着看他，霍绥的嘴角微往上勾，带了几分轻佻与匪气，“你猜我和我妈说了什么？”

洗手间里没有开灯，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，打在他的脸上，轮廓分明。苏花朝看着他的脸，一半陷于幽暗，一半处于光明，突然伸手搂住他的脖颈，轻轻一勾，将他拉向自己。她往他的耳蜗处轻轻吹气，亲昵而又暧昧地说：“总不可能说你要娶我吧？”

“呵。”一声轻笑落在她的耳边，下一秒，耳边那声音带了些许的讥诮与轻蔑，“苏花朝，差不多得了。”他说完，伸手便把她的手扯掉，往后退了一步，低头看她。



光从窗户外射入，正好将他们二人所站的地方劈分成了楚河汉界，黑与白的光影里，泾渭分明。他站在光晕里，慢条斯理地整理衣服。她立于黑暗里，抬眸云淡风轻地直望着他。

他们二人的关系，如同此般光影，势均力敌，静静对峙。

半晌，苏花朝笑了一下，伸手推开他，打开门先他一步走了出去。

“哦。”走了几步之后，她突然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笑盈盈地看着霍绥，说，“霍绥，我说那句话，不过是为了提醒你。你可千万别喜欢上我，我可是很难缠的。”她眨了眨眼，“像我这种坏女人啊，要是发现你喜欢上我，那你以后无论如何都甩不掉我了。”

霍绥看着她转身走出餐厅，等她的身影消失在他的视野之内，他才拔腿往外走去。转身的一瞬间，他看到了洗手间镜子里的自己，嘴角上扬，隐有笑意。

甩不掉就甩不掉吧，一世纠缠，如她所愿。

苏园大门正对着巷子，小巷深又长，两侧是经过时间洗涤的青墙，墙内树木枝繁叶茂，从墙头上探出枝叶。

葱郁的树叶遮挡住大片的阳光，恰好又是周末早晨，安静到只听到树叶摇曳的声音，以及轻微的车轮轧过地面的声音。

大门外停着辆黑色轿车，霍绥坐在车内后座，黑漆漆的双眼直勾勾地看着从房子里走出来的苏花朝。她穿着件米色风衣，高腰牛仔褲裹着她那修长笔直的双腿，脚下踩着白色的板鞋，头发随意地束在脑后，整个人惬意又放松。

坐在副驾驶的助理小张解开安全带，下车帮苏花朝拿东西。

霍绥坐在车里望着她，突然想起那年第一次见到她。

苏花朝从被接回陈清月身边，到见到霍绥，不过隔了一个星期的时间。在她还没有完全消化好自己的亲生父母已经离婚，生母已选好下一任丈夫的事实的时候，她便匆忙来到了霍宅。

霍家是大户人家，别墅外用人并排而立，见到她与陈清月之后

齐声问好。苏花朝双手抱着一只布偶，环视着四周。

从前院走到客厅是一段不短的距离，她跟在陈清月身后，踩着青石板往前走，眼前是两米左右高的假山，耳边有汨汨的流水声，鼻间还有阵阵桂花香。她新奇地看向这一切，走了几步之后似乎察觉到什么，她倏地抬起了头，正好对上了二楼窗台处的霍绥。

霍家大少爷斜倚在墙边，黑漆漆的眼睛看着苏花朝，倏地，从鼻腔里发出一声轻蔑的笑声。他满脸不屑地望着苏花朝。

却没想到那小姑娘只是看着他，不发一言。最后她云淡风轻地收回视线，同陈清月说道：“我就来。”

霍绥看到她小跑离开，白色裙摆处的金色勾线在空中飞舞。他收回目光，转身下楼。

楼下客厅里，他的父亲霍孟勉满脸笑意地看着陈清月母女。霍绥面无表情地走了过去，左右望了一眼，最终坐在了苏花朝的对面。

苏花朝双腿并膝而坐，脚上踩着双黑色的布洛克小皮鞋，往上看去，白色的连衣裙掐出她纤细的腰身，再往上看，是她的唇、鼻与双眼，放松、惬意，丝毫不见紧张之感。

苏花朝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见霍绥不答，她又说，“我叫苏花朝。”

霍绥将视线从她身上移开，仍旧沉默未语。

苏花朝：“我知道你叫霍绥。”

陈清月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立马纠正道：“花朝，你应该叫他哥哥。”

霍绥扯了个笑。苏花朝听了之后，双眼直勾勾地看着霍绥。突然，她双手在椅子上用力一撑，从椅子上跳下来，走到霍绥面前，逼着霍绥将目光聚焦在自己的身上。

她莞尔一笑：“哥哥？”霍绥掀了下眼皮，嗤笑一声，苏花朝歪了下头，“霍绥哥哥？”

霍绥终于正眼看她，但眼神充满了讥诮与嘲讽，甚至带了几分

嫌弃。末了，他转身，头也不回地扬长离去。

身后，霍孟勉说：“霍绥的性格就那样，不爱说话，你们别往心里去。”

陈清月说：“不会。”

苏花朝：“不会的，我会和哥哥好好相处的，霍叔叔。”

好好相处？大概只要她待在霍家一天，那他便无视她一天，遑论好好相处一说？那时的霍绥这么以为。

霍绥伸手揉了揉太阳穴，从口腔中吐出一口浊气。怕是谁也没有想到，哪怕笃定如霍绥，都未曾预料到，到后来，将苏花朝宠得嚣张跋扈、目中无人的人，竟是他自己。

车门被人拉开的一瞬间，带来一股凉意。座椅微动，霍绥转眸看她：“东西都拿好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开车吧。”他嘱咐道。

小张：“好的，老板。”

因为早上的事情，二人一路无话，只有衣角摩擦，发出窸窣的声音。

苏花朝偏头看向窗外，低声哼着歌。霍绥半合着眼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
到了地方，苏花朝打开车门，眼神没落在霍绥身上半分，却是热情地和小张说：“小张，我五点下班，到时候你在停车场等我。”

小张：“好的，大小姐。”

霍绥偏头看她，却见她直到进了公司，都没看自己一眼，于是收回目光，吩咐：“去银行。”

苏花朝在苏园待了七天，便是老老实实在那里七天，当真没有离开过苏园一步。她与陈清月的关系不算亲近，记事之时母亲就不在身边，因此对“母亲”这个词的意义没什么概念，也没有太大的印象。

等后来同住，陈清月对苏花朝也没有分外关心，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苏花朝清楚地明白她是陈清月的累赘，是她拖累了陈清月。所以从陈清月的第三任丈夫家里离开，在人山人海的街头漫无边际地走，最后却走到了霍宅。

霍孟勉收留了她，没有任何芥蒂地把她抱在怀里，疼她宠她，仿佛她还是他的继女，或者说是将她当成亲生女儿。自那之后，苏花朝便一直待在霍宅。

至于一年与陈清月见一次，这也是霍孟勉提议的：“花朝，她毕竟是你的亲生母亲，你身上流着她的血。”

苏花朝乖巧地道：“霍叔，那我每年陪她一次好了。”

苏花朝说了陪陈清月，便是心无旁骛地陪着她。不为血肉亲情，不为抚养恩情，只为她答应过霍孟勉，她便会做到。

从霍孟勉在她无家可归之时将她揽入怀中的时候，她便暗自下定决心，将他视为亲生父亲，尊敬他、顺从他、倚仗他。

苏花朝在苏园这七天，把所有的工作事宜一并交给助理小左和小右处理。

她推开门，听到小左说：“老大，前几天有一家戏院想找我们合作，让我们给他们戏院做一个视频推广。”顿了顿，补充，“开价五万元。”

苏花朝：“不做。”

小左疑惑：“为什么呀？这价格不低了。”

苏花朝坐在椅子上，单手撑着下巴，看着小左：“做过了的东西，不会再做第二次。”

小左：“我们有做过吗？”

苏花朝瞥了她一眼，指了指小右：“你和她说。”

小右：“老大做的第一个视频就是戏院的，很有名的苏园。”

苏花朝在一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班，手上有一个拥有五百多万粉丝的微博号——朝九视频。